

# 令人懷念的安東一村

□ 柯錦良

安東一村，臨近台北市安東街和今八德路（舊名中正路）間，原取名安東新村，民國五十一年改名「安東一村」。本為日據時代廠房及辦公室，全區呈現L形，但在二次大戰時，變成兩棟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，空軍總部遷臺時，仁愛路大樓無法容納所有單位，工程處臨時駐此，辦公室、單身宿舍和眷舍混雜使

雜貨店，其右設有村名牌。

圖左為安東一村大門前的



用。三十八年底筆者調工程處，賃屋而居。三十九年春，有同袍外調，筆者獲配本村。

三十九年秋，辦公室、單身宿舍、眷舍重作分隔，各為一棟，眷舍在L形下方。

四十一年，辦公室遷仁愛路大樓，原房舍由總務處接管，改為第二單身宿舍，加建圍牆與眷舍隔絕。分隔後，眷村面向安東街十六巷，名為安東新村，另編

門牌。至五十一年，瑞安街新建「安東新村」乃改名「安東一村」。

進住之初，以甘蔗板隔為兩列，中留走道，每戶三公尺寬，五公尺深，有個大窗戶，牆高六尺，頂部騰空無天花板，聲傳鄰舍；一戶一燈，總開關保險絲經常燒斷；每逢颱風漏水，篷布、油紙和大、小盆子全都出動。

廚房搭在外走道旁，一戶一格，香閨四鄰，一支水龍頭，全村共用；廁所兩間，不分男女，經常排隊。

當年一下子從大陸遷來這麼多人，只能因陋就簡，慢慢改善。首先，填平原來安裝機器的坑洞；申請玻璃，換掉蒙住窗戶的布；水龍頭數量增，又做水櫃，住戶輪流清洗。另請市府

加蓋男女廁所。

多年後，台糖出產防水蔗板，有人自購舖在瓦下，果然有效；我把隔間加到九尺，做上天花板，自行申請電表，不但無限一燈，不斷電，還可燒水，這才比較像個遮風避雨的家！

先前，我們一家五口人，父親肇英先生和胞弟分居台北；三十八年間，母親林水仙女士和舍妹相偕來臺時，全家才團聚安東一村，侷促不足五坪的一房，卻和樂融融。

房間放兩張雙人床和一張單人床，以小矮桌、小竹凳用餐。我在單身宿舍找到舖位，撤出單人床，放張書桌，讀寫其間，儼然書房。四十八年蓋層閣樓，用天花板上的空間做為大壁櫥，再添購八仙桌、鼓椅，才得高坐吃飯！

眷村雖小，但南腔北調，大伙相處融洽。家家戶戶平時做饅頭、包子、水餃，春節前灌香腸、醃臘肉；我們是南方人，也漸漸學會了。

五十年十二月結婚前，在後院空地，加蓋三公尺見方洞房，加蓋廚房兼浴室，並聯合同排五戶人家，一起裝自來水。

民國四十四年，柯錦良（後排中）在空軍總部擔任准尉參謀時，和父母弟妹合影於安東一村。





九十五年十一月，柯錦良（右二）和家人合影留念。

翌年長女一恬降臨，三人一張床；接著次女一寧出生，床的靠牆面加了塊木板，我幾乎是睡在那塊板上；因籐床中有點下陷，怕滑壓到小孩，睡得戰戰兢兢，腰酸背痛！

兩年後，左鄰外遷，兩房相連，面積倍增，原屋房間做榻榻米，睡四人游刃有餘，拆掉一間廚房，成為天井。接著，隔出空間，改裝設抽水馬

桶；天井放滿花盆，簷下吊許多西洋蘭，數年後，夜來香長成一人高，香氣滿室，意趣盎然，成了「後花園」！

蔗板隔間最怕火，有一年，許多眷戶看見老鼠一隻咬一隻尾巴搬家，說是失火先兆，自治會即貼標語、買水桶，夜間住戶輪值巡邏，終於平安度過。

筆者首次獲選自治會長時，爭取預算改建磚牆，始告解



民國五十一年，柯錦良初為人父，抱著長女一恬在安東一村自宅留影。

決。卸任不久，獲選第二次，又安裝軍用和公共電話各一具，解決對外聯絡問題。

七十年，眷村拆除，改建七樓，完工後由原來的二十九戶增為八十餘戶，取名安東新城，加入許多新鄰居，駕機來臺的義士范園焱為其中之一。

而我家在改建期中，遷居福德街，因鄰四獸山，養成了登山習慣，沒再搬回來；但每當乘車經過，想起當年慘澹經營，便不禁探頭向外望，聊慰懷念之情！



## 安東一村小檔案

「安東一村」位於台北市安東街和今八德路（舊名中正路）間，原名安東新村，五十一年因瑞安街另建有同名眷村而更名；本為日本人廠房，列管單位為空軍總部。七十二年間由軍眷合作社改建為「安東新城」，安置原住數十眷戶。